

青未了  
著



④ 最后的八旗

# 大清王朝



勃兴、崛起、辉煌、  
轰塌的宏伟力作  
全景展现大清王朝

长江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王朝：全五册 / 青未了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2  
ISBN 978-7-5702-3323-6

I. ①大…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VI.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186680 号

大清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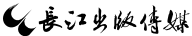
DAQINGWANGCHAO

责任编辑：田敦国

责任校对：毛季慧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110.75

版次：2024 年 2 月第 1 版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45 千字

定价：2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 一 章	万里赴疆,如松阵前立军功·····	001
第 二 章	精忠报国,天筑命殒鄂尔浑·····	014
第 三 章	伴驾随行,南巡路上见闻多·····	033
第 四 章	论儒独到,如松御前拔头筹·····	051
第 五 章	江宁阅兵,天筑牛录呈神威·····	062
第 六 章	天下不静,私传伪稿掀大案·····	076
第 七 章	数载汹汹,伪稿案最终侦破·····	092
第 八 章	征战几世,准噶尔最终平定·····	105
第 九 章	辞北赴滇,如松奉旨到南国·····	117
第 十 章	藤下训俭,如松齐家立新风·····	127
第十一章	复爵称王,睿肃两家恩怨解·····	141
第十二章	二王伏法,贪腐大案尘埃定·····	154
第十三章	惩治凶顽,乾隆帝恩威并施·····	169
第十四章	英武如松,贯天地浩气长存·····	187
第十五章	争利袭爵,传家之宝作燕飞·····	200

第十六章	好事连连,府中二仆喜嫁人·····	218
第十七章	东窗事发,为掩燕飞假作真·····	231
第十八章	江河日下,四少奔波为国忙·····	249
第十九章	粉饰繁华,永修王爷大庆生·····	271
第二十章	天降大祸,百端事扑朔迷离·····	288
第二十一章	栽赃嫁祸,大老爷贼喊捉贼·····	300
第二十二章	水落石出,菜市口刀下留人·····	320

## 第一章 万里赴疆，如松阵前立军功

睿亲王多尔袞没有儿子。生前，他将豫亲王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收为继子。多尔袞“阴谋篡逆”案发生时，多尔博受到牵连，被降为庶民。其后，多尔博的子孙们皆以庶民的身份过活，没有什么声息。但到了第六代，传到爱新觉罗·如松时，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且说如松正在屋内读书，耳听院外有急促的马蹄声。马嘶两声后，院门被推开了，来人高喊了一声：“快去，一伙人在向你叔寻衅，你叔遭受了围攻……”

如松听后急忙拉马出院，那报信的出院上马前行，引如松到了一家酒馆门前。

酒馆里已经聚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如松下马进入酒馆，拨开看热闹的人，走到叔叔身前，俯下身来将他抱起。

叔叔已经咽了气，如松悲愤难忍。

七日后，如松求庄上人帮忙将叔叔葬了，墓碑之上写着：

爱新觉罗·功宣布之墓

丧事办完后，如松骑上叔叔的那匹马离开了庄子，马背上驮着他的一件要紧的物件。如松骑在马上狂奔了差不多一整天，他到达了霸州地界。

太阳要落山了，他得找一个住处。于是他勒马放慢了速度，观察四周的环境，发现前面出现了火光。他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便策马向那火光走去。

那火光越发明亮了，原来那里发生了火灾。他向坐骑紧抽了两鞭，很快便到了起火地点。

人声嘈杂,场面混乱。

火是从一个院子里烧起的。

如松在院前下了马,进入院子。

正房的外间火势正旺,人们拿着水桶、脸盆端水救火,院中一个少女正在喊叫。有几个人正试图冲进屋去,但畏惧火势,不敢轻入。浓烟滚滚,火势正向两侧蔓延。那喊叫的少女扑向东间的窗户,如松向窗内望去,只见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正在屋内的窗下挣扎。

如松看了看形势,只见东间屋外窗前有一个水缸,水缸周围铺设了防冻的缸台,缸台一侧正好放着一把铁锹。说时迟,那时快,如松冲上前去抄起那把铁锹,三下五除二就砸断了数根窗棂,然后登上窗台跳入房内。随后,他一把将那挣扎的老人夹在腋下,转身从窗子里跳了出来。

那少女依然指着房内喊叫,如松意识到屋子里还有人。随后,他第二次跳上窗台,向屋内观察情况。他发现一名妇人正躺在炕上,大火已经烧到她的身边。

看清楚之后,如松跳了进去,把妇人夹在腋下,转身奔向窗台。

这时,大火已经烧到了窗台这边,浓烟令如松难以呼吸。他憋了一口气,夹着那妇人跳上窗台。随后,他失去了知觉。

一天过后,他醒来了。他此刻正躺在一个炕上,失火时在院子里拼命喊叫的那位少女在身边侍奉他。被救出的两个人是少女的父母,他们没有什么事。

房子被烧了,他们一家借住在邻人家里。

如松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位少女是个哑巴,名字叫天梳。天梳的父亲叫关东木,正白旗满人,一家以务农为生。

天梳将如松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男人是父母的救命恩人,而且受了伤。这样侍奉他,也报不了大恩的万分之一。

如松醒后,心里牵挂着他的马,而马已经被好生养了起来。除马之外,他还牵挂着那个用白色绸子裹着的卷包儿。他醒后就看到,那个卷包儿就放在了他的枕下。

在养伤期间,如松好好想了一下叔叔死的原因。

叔叔是一位好人,是他从小就在心中树立的人生榜样。叔叔聪慧,在如松眼里,世上没有叔叔不知道的事,没有他做不到的事。稍大之后,如松明白了,叔叔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是因为叔叔肯于学习;能做这些事,是因为叔叔喜欢做。叔叔从

小就教如松读书写字,稍大就叫他读《四书》,跟他讲书中的道理。在如松的记忆里,叔叔没做一件亏心事,对别人总是热心肠。叔叔教育他,这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叔叔处事总是光明正大,绝没有歪门邪道。

叔叔对家族的看法对如松影响最大。上溯五代,如松的祖先是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是太祖的十四子,太祖死后,坚决站在皇太极一边。皇太极去世后,豪格不自量力,要谋帝位。当时,中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李自成势如破竹,正向燕京进发,明朝的江山摇摇欲坠。如果多尔衮要与豪格争帝位,不但大清的分裂不可避免,中原形势提供的机遇将完全丧失。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多尔衮推举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当了皇上,从而挫败了豪格争夺帝位的图谋,保住了大清国的一统,接着出兵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顺利占领燕京,入主中原。

但他如此却与豪格进一步结怨。入主中原后,豪格丧心病狂,率军灭张献忠凯旋时,发动了绑架福临、袭击多尔衮的罪恶举动。实际上,多尔衮最后就是死在了豪格手里。

按说此种仇怨,最有资格讲的是多尔衮和他的后人。但事实是,豪格的一些后裔却把旧怨传了下来。尽管多尔衮去世后蒙冤受辱,豪格的某些后人依然对多尔衮的后人不放过,每每寻衅侮辱。这样,两家的仇怨一直如影随形,绵绵难断。

让如松感到欣慰的是,叔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高超的智慧。他一直认为老一辈的恩怨不应该在后人身上传承下去,应该有个了断。为此,他一方面对豪格后人的寻衅尽量采取避让态度,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使双方共同采取行动,最终消除这种恩怨。

不幸,叔叔没能做到,并且最后死在了这一恩怨的郁结上。

叔叔死后,庄上的人心有不平,让如松告官捉拿凶手。可如松并没有接受,他认为告官解决不了叔叔之冤,到头来官府会不了了之。这还不算,即使查办了又会如何?那必然是两家的怨恨愈积愈深,这不符合叔叔生前之愿。

还有一点是如何对待睿亲王之冤,特别是死后被诬谋反这样的冤枉?叔叔认为,这有当时的情势。多尔衮被诬事发时,孝庄皇太后并不在京城。孝庄皇太后回京后,认为如果立即给多尔衮昭雪,就会使朝廷大震。当时的朝廷羸弱,是担不起这种震荡的。而多尔衮生前识大体、顾大局,光明磊落,是大清国的重要开拓者,是入主中原事业的开拓者,这样的一个人,也能忍辱负重,因此就没有立即平反。

如松觉得,自己之所以没有陷于“蒙冤”“受辱”这种阴暗的思绪之中不能自

拔,没有背上消极的思想包袱,而是一直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就多亏了叔叔的教导。

前不久,西边战事紧张。一天,叔叔吟诵着唐初诗人杨炯的那首有名的《从军行》,如松听后心也在动。于是,两人曾决定从戎,杀敌立功。

所以,叔叔一死,如松便付诸行动,到准噶尔前线去。

现在自己受了伤,被耽搁在了这里。如松期盼自己的伤快快养好,再上征途。

如松已经养了三个月,天梳姑娘一直在他的身边。虽然她是一位哑人,但如松渐渐发现,他与姑娘的交流已经没有了障碍。他要表达的意思,她完全能够领会;而她所表达的意思,他也完全明白。如松从来没有进入过哑人世界。此次,他没有感到陌生,反而十分熟悉。

天梳姑娘十八岁,模样俊俏。如果不是一个哑人,这是一位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的漂亮姑娘。

如松从没有谈过恋爱,便把眼前的天梳姑娘当成了自己的恋人。他觉得眼前这位无微不至照顾自己、心地善良、模样标致的姑娘,就是他未来的伴侣。

以前,庄子里有不少年轻的未婚姑娘,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人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叔叔也不着急给他娶妻。这次如松选定了,天梳姑娘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子。

如松的伤渐渐养好了,他已经可以下炕走动,身子也渐渐变得强壮起来。他的马被养得好好的,那白色的绸子小卷包依然在他的枕下。

关东木一家的房子早已修好,他们已经搬了进去。如松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向关东木提出了求婚一事。

这把关东木夫妇吓了一跳。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像如松这样一个体面的人,会娶自己的哑巴女儿。

如松并没有向关东木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笼统地说自己是正白旗满人。

有好几天关东木没有回答如松。如松知道关东木一家的心思,便向他们解释选择天梳的原因,并保证会和她好好过一辈子。这样,关东木夫妇才答应下来。

随后,如松和天梳办了婚事。

婚后如松才知道,天梳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天筑,现在准噶尔前线从军。

差不多一个月后,如松重新踏上征途。他交代天梳,要好好保管那个小卷包。

如松如愿成了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大军的一员。

作为靖边大将军的傅尔丹，乃大清开国元勋费英东的曾孙，时任吏部尚书。他奉命率五万名清军在科布多筑城，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

傅尔丹的五万人马中，有六千名京师八旗、九千名御林军、八千名盛京八旗，其余人马则是来自科尔沁等地的蒙古骑兵。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领西路大军共同对付准噶尔。

如松到达科布多时，是雍正九年的五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当时的科布多地域广大，大清国在那里派驻参赞大臣进行管理，科布多城就在科布多河畔。

夏季的科布多是很美的，科布多河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河岸上绿草如毡，牛羊成群。

筑城的主力是在当地征召的蒙古人，军士们也参与城的建筑。大家固然很苦很累，但他们知道，这是为了未来的战斗。所以，大家情绪都很高涨。

如松所在的京师八旗军可称大将军的嫡系，所以他们承担的任务总是提前完成，做得又快又好。

大家收工后，吃了晚饭没有事情可做，便在帐篷外活动。有的给自己的马匹刷洗皮毛，有的洗衣服，有的脱光了身子洗澡，有的静静地躺在草垫子上，看天上的星星，有的三五成群，说话，打闹。有时，大家也讲故事。

京师八旗最小的团体是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由一名章京指挥和管理。

如松所在牛录的章京就是天筑。天筑不到三十岁，个子高高的，身子壮壮的，不喜欢多说话。如松的个子差不多与天筑一样高，所以在众人中甚为显眼。

牛录中有一位老兵名叫尕桑喏，他参加过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准噶尔的战斗，因此十分受众人尊重，大家也很喜欢听他讲征战的故事。因此，大家吃过晚饭，收拾完了，就高高兴兴地聚拢来，请尕桑喏讲上一段。

尕桑喏脑子好，有很好的记忆，口才也好，听他讲故事，就像听书一样。

这天雨下个不停，大家只好收工，回到帐篷里。

如松与尕桑喏住一个帐篷。大家围拢过来，让尕桑喏讲一段他的故事。

天筑这次也凑了过来，他没有听过尕桑喏的故事，希望尕桑喏从头讲起。

开头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但既然牛录章京提了要求，且大家愿意听，于是尕桑喏便从头讲起。

尕桑喏首先讲了与准噶尔战争的缘由。说天命十一年那会儿，卫拉特蒙古的

首领固始汗遣使归顺,蒙古诸部成了大清朝的属地。康熙四十八年,卫拉特蒙古中的准噶尔部兴起,其首领噶尔丹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建立了准噶尔汗国。这个汗国不再归附大清,它四处征讨,特别是屡次攻打归附我朝的喀尔喀蒙古,这便引发了康熙爷对噶尔丹的三次征伐。

随后,朶桑喀书归正传,讲起了康熙皇帝的第一次征伐:“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亲率三万骑兵自伊犁东进。大军越过杭爱山,攻占了整个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数十万人,像被驱赶的羊群向东逃奔,到达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停下,他们立即向朝廷告急。康熙爷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并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对康熙爷的责令置之不理,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这引发了康熙爷的愤怒,他决定亲自带兵,对噶尔丹进行征伐。

“康熙爷亲临博洛和屯指挥作战。盛京将军绰克托、吉林将军佟保各率所部兵力西进,挺进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大军会合,随后继续西进。这支大军在乌珠穆沁境内与噶尔丹军遭遇,我军征战不利,向南撤退。噶尔丹率军乘势长驱南进,渡过西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当时我就在盛京将军绰克托大人的军中,我是第一次参战,开始有些害怕,但双方一打起来,大家就红了眼。自己的人,刚刚还活蹦乱跳,顿时就死在了敌人刀下,你说红不红眼?在与噶尔丹的人接战后,我的大腿上先是被戳了一枪。我认准了那刺我的小子,缠着他不放,最终结果了他。在我刺杀那人时,我平日最要好的朋友曼古被一名敌兵杀死了。我气炸了肺,转过身一枪刺去,那小子就倒下了。那场战斗共进行了两个时辰,最后,才听到了撤离的命令。临了,我还戳死了一名敌兵。我共杀敌七名,腿上受伤三处——左腿两处,右腿一处。我们向南撤退,噶尔丹大军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走了约一个时辰,又接到了停止撤退的命令。原来,朝廷的右路军到了乌兰布通。我军一军在南,一军在北,对噶尔丹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这时,康熙爷还派出一部进驻归化,以便在噶尔丹败北时,在那里袭击他。

“乌兰布通北面靠山,南面是高凉河,地势险要。噶尔丹被两路清军夹在中间,没有任何屏障可倚。噶尔丹想出了绝招,他背山面水布阵,把一万匹骆驼的腿缚起来,将它们放倒,上面堆上木箱,蒙上毡毯子,形成了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称作‘驼墙’。‘驼墙’构成‘驼城’,他命令军士在‘驼城’里头。我军进攻,他们就躲在‘驼墙’后乱箭齐发。你甭说,他的这一招很灵,我大清骑兵难以抵挡乱箭,就得退回来。当时,我们的牛录经过撤退前的拼杀,只剩下不到两百人。我们一批又一批冲

过去,但无法逾越那道‘驼墙’。我第一次冲锋时,已经打马越过了‘驼墙’。但四顾并无人跟上,就又打马跃了回来。这时,我们的炮队派上了用场。大炮冲‘驼墙’狂轰,结果有数处‘驼墙’被轰塌,骑兵趁机冲了上去。我们的步兵投入了战斗,这样,噶尔丹只有失败一条路了。最后,他冲上山冈,大约有三千人跟上了他。次日,噶尔丹遣使向我军乞和,乘机率残部夜渡西拉木伦河,狼狈逃走了。康熙爷的第一次亲征,就这样漂漂亮亮地结束了。”

说到这里,尕桑啞停了下来。大家正听得有劲儿,哪里能让他停下?于是,尕桑啞继续道:“乌兰布通失败后,噶尔丹贼心不死,召集散亡人员,企图东山再起。但康熙爷有了准备,他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其一,巡视漠北诸部,举行多伦会盟,稳定了喀尔喀蒙古。康熙爷将逃居漠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左中右三路,编为三十七旗;其二,设立驿站和火器营,沟通内地与漠北地区的联络,专门训练使用火铳火炮。康熙三十三年,康熙爷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到,反派兵侵入喀尔喀。这样,便有了康熙爷的第二次亲征准噶尔的事。”

“当时,康熙爷决定采用‘请君入瓮’之法,准备一举歼之。为取得全胜,朝廷做了充分的准备,征调大批熟悉情况的蒙古人为向导,随军携带五个月口粮,按每名军士一名民夫四匹马的配备,组成运输大军。这支大军备有大车六千辆,随军运送粮食、器材;筹备大量防寒防雨器具,准备大批木材、树枝,以备在越过沙漠和沼泽地时之用。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尔丹率领三万骑兵自科布多东进,他扬言自己借得俄国鸟枪六万支。次年二月,康熙爷调集九万人马,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九千人,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他率军翻越兴安岭西进,进至克鲁伦河,对准噶尔军形成侧击之势;西路军共四万六千人,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出归化、宁夏,越过沙漠,在翁金河渡河北上,意在切断噶尔丹军西逃之路;康熙爷自率中路三万人,出独石口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与其他两路约期夹攻。康熙爷的意图,就是在克鲁伦河一带全歼噶尔丹军。”

“噶尔丹见康熙爷亲率精锐前来,又闻西路清军已过土刺河,认为有遭到夹击的危险,便连夜率部西逃。五月十三日,由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进抵土刺河上游的昭莫多,距噶尔丹军三十里安营扎寨。由于西路清军长途跋涉,饥疲不堪,费扬古决定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刺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头。当时,费扬古先以四百骑挑战,诱使噶尔丹军入伏。为了迷惑敌军,四百名骑兵的身后有数千名骑兵列队,我便是这四百人”

中的一员。我们都晓得自己要干什么，就拿出真正出击的样子冲向敌阵。我们即将靠近敌阵时，就见敌军大队人马出动。这时，我们身后的数千名骑兵也出动迎敌，与敌人厮杀了一阵后，撤出战斗。看噶尔丹的意图，是要攻占我军控制的山头。这样，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双方激战一天，不分胜负。此时，费扬古指挥骑兵一部迂回到敌后，另一部则袭击了噶尔丹阵后的家属、辎重，又命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出击。次日，下达进攻的命令之后，我们便杀入敌营。噶尔丹完全没有料到我们会出现在他的阵后。我们看得十分清楚，当我们出现时，他的军士个个感到意外，一阵慌乱……”

说到这里，只听帐外有人大喊：“军报！”

这样一喊，牛录章京天筑立即奔出帐外，跟随那喊叫的军士一溜烟走了。

原来，清军在营外抓到一个准噶尔细作。从细作口中得知，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由大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分别率领，前来迎战北路清军。如今，小策零敦多布已到达察罕哈达，而大策零敦多布因故尚未到达。

这样，傅尔丹大将军决定派一万名清军，在噶尔丹策零大军未扎营前，打准噶尔军一个措手不及。

一声令下，不到半个时辰，清军已经列队完毕，等待出动。

如松等人手中都有一支长枪，弓囊之内有一张弓，箭筒之内装满了箭，有一皮囊水，没有带干粮，大家都在勒马等待。

夜已经很深，火把已经点燃，月亮刚刚升到空中。空中有一群乌鸦掠过，向东南方飞去。

出发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大家立即出发。为了赶路，大军点起了火把，五千名步兵跟在骑兵之后。一万名军士，一万束火把，在草原的夜间，壮观异常。

如松十分兴奋，盼望已久的战斗就要开始了，他向往的厮杀即将到来。

大队人马走了两个多时辰，前面有了情况，大家迅速熄灭了火把。等了半个多时辰，大队再次向前行进，火把又重新点起。

天渐渐亮了，军中传出一阵骚乱。原来，按照敌军细作的说法，这里离准噶尔军已经不远了，可一直不见准噶尔军的影子。看来，大将军还在犹豫，不知道是继续向前呢，还是停下来就地扎营。

等了半个时辰，大队又继续前行。太阳升起来时，大队又停了下来。大将军下达命令不扎营，但可埋锅做饭。

牛录章京天筑听后皱起了眉头，尕桑喏凑近了他，开口问道：“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大人？”

天筑很严肃，制止道：“住嘴！”

尕桑喏见状，离开了天筑。

天筑独自端着碗思考着，这一切如松都看到了。但他既没有过去找尕桑喏，也没有去找天筑，也独自一个人端着碗出神。

就这样走走停停过去了好几天，队伍一直沿着扎克赛河前进。到了六月十七日，队伍有了点活跃的情绪，大家都说敌人找到了。

次日，果然有战斗命令下达，如松所在的牛录奉命进攻库列图岭。

如松又兴奋起来，终于可以开战了。他所在的牛录与其他五个牛录一起冲上山包。天筑一马当先，如松紧紧跟上。

尕桑喏说他头一次参加厮杀前有点害怕，如松感觉不是那样，他没有半点害怕的影子，有的只是兴奋。

他越过天筑，第一个冲上山头。

如松听说准军骁勇善战，但在他眼前并不是那样。他们见清军冲上来，似乎有点惊慌失措。

如松想不了太多，他已经身在敌营，周围的敌兵已经向他举起了枪。他左推右挡，举枪向一名敌兵刺去，那敌兵顿时被挑下马。

这时天筑也冲了上来，其他人跟着冲上来。在人群中，他看到了尕桑喏。尕桑喏手中的枪犹如出水蛟龙，如松暗暗钦佩这位六十岁的老兵，真可谓老当益壮。

接战没多少时间，准军已显得不支，渐渐退下山冈。随后，他们向西南逃奔。清军大队人马赶来，紧紧追杀。如此，大军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天夜里，天筑独自一个人躺在河边看星星。这时，尕桑喏再次走到天筑身边，半天才问出一句话：“大人，是不是不对劲儿？”

尕桑喏的行动如松已经注意到了，他坐在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

天筑依然半天不张嘴，但他看了看身旁的草地，意思是让尕桑喏过来躺到他的身边。

又是过了半天，天筑才道：“明显不过，这是敌军的诱敌之策。”

“怎么办？”尕桑喏追问了一句。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尽量避免损失这一条了！”天筑坚定地回道。

“要不要跟上面讲？”尕桑喏又问。

“没用了。到如今大将军也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或许他自有安排!”

如松同意天筑的判断。棋开始已经走错,一步一步错下来,如今看清了,但已经难以回头了。

准噶尔军将清军引入博克托岭一带,噶尔丹策零已经布好了伏击圈。黄昏时,大将军营中传了令,命令全军次日拂晓突围。

按照将令,全军突围分为东路、西路、中路三个方向。定寿、素图、海兰、常禄、西弥赖等部为东路,从山梁东突围;塔尔岱、马尔齐为西路,从山梁西突围;傅尔丹大将军辖承保军居中,达福、岱豪部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部护后。天筑的牛录属于岱豪部,是突围的前锋。

六月二十日晚,天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讲了明日的战法。天筑看上去心境平静,他说次日是一场苦战,大家要为大清的荣誉而战。而这是一次突围战,最终的目的是突出去。他又特别强调大家不要各顾各,要注意保护自己,但同时要照顾队友,大家拧成一股绳,构成一条枪,这样才能突围出去。他再次强调,要照训练过的“五人一组”“六组一簇”的战法行事。所谓“五人一组”“六组一簇”,就是战场上,每五人形成一个战斗组,与另外五个“组”形成一个更大的战斗单位,这“一簇”,各组距离不要过远,能够相互关照,彼此接应,像一个人一样在战场之上行动。这一战法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靠山,极大地增强了战斗信心。

天筑判断决战前准噶尔军不会对清军进行骚扰,他让军士们卸了鞍,但甲不离身,早些睡下了。四更时,饭已经做好,大家吃得饱饱的,并喂饱了马,等候突围的将令。

突围的将令下达后,天筑依然是一马当先冲出营去,众人在后面紧紧跟随。马蹄踏地的隆隆声,在博克托岭下形成独特的交响乐。

前冲一刻钟光景,就看到了准噶尔军的队列。他们骑在马上,面前是一条小河。天筑下令大家取弓搭箭,在离准军一箭之地时射出了一批箭,随后是第二批,第三批。准军没有防备,前排有些人马倒下。

当第三批箭射出时,清军已经蹚过那条小溪,冲进了准军的队列之中。

如松一直跟在尕桑喏的马后,这次如松有意保护他,不想让他出现任何差池。尕桑喏的那条枪再次发威,已经有三名敌兵死在了他的枪下,如松也枪挑两名敌

兵下马。

清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冲了上来,如松很快就看到了岱豪将军的大纛。但清军无论怎样冲杀,也难以突出重围,噶尔丹策零的人马太多了。

不过,按照天筑牛录的战力,杀出重围并不是难事。中午时分,天筑牛录已经杀出重围。他们干掉了几十名追兵,在一个高冈上停了下来。大家已经十分疲劳了,天筑命令大家下马休息。半个时辰后,天筑命令大家重新上马杀回,去接应其他牛录。

天筑又杀了差不多一个时辰,掩护三个牛录的残余人马杀出重围。但天筑依然不想离开,他登上刚才那个山冈,又看到了岱豪将军的大纛。天筑又命令众人杀回,最后杀到了岱豪将军身边。然后,他的牛录给岱豪将军开道。

岱豪将军被保护杀到了包围圈的边沿,突围在望。天筑兴奋起来,左冲右突,最后再次突出了重围。随后,天筑牛录紧奔了一阵,发现岱豪将军并没有跟上。

原来,岱豪将军在天筑牛录的护卫下边杀边走,眼看最后脱离包围圈,不想从一片树林里杀出一支准军。那支准军十分剽勇,岱豪将军的亲兵大部被杀,他也被围在了核心。正当难以抵挡之时,天筑正好杀到。

天筑的牛录杀了大半天,剩下不足两百人。周围的准军有一千余人,而且还有人陆陆续续加入战斗。

当务之急,是迅速保护岱豪将军突出重围。但不幸的是,岱豪将军那边出现了状况。他的坐骑由于过度疲劳,被地上的东西绊倒了,岱豪将军跌下了马。就在这时,一名准噶尔骑兵赶上来刺穿了他的喉咙,岱豪将军顿时毙命。

尕桑喏看到了这一切,拼命朝坐骑紧抽一鞭,赶上了那个敌兵。说时迟,那时快,尕桑喏掏出鞍上的匕首向那敌兵的喉咙刺去。匕首深深地插入了那军士的喉咙,一时难以拔出,尕桑喏便松了手。那军士像一条口袋一样,掉下马去。

这时,一名敌兵从尕桑喏马后赶了上来,举枪向尕桑喏背上刺来。如松也已经赶上,用枪拨开了那敌兵的枪,反手刺去,那敌兵随后滚下马去。

没有能够救出岱豪将军,天筑十分懊恼,他身上已经多处挂彩。又杀了一阵,他的牛录再次杀出重围。

大家依然没有撤离,而是停在原来那个山冈上。天筑已经非常疲劳了,他下了马,躺在地上,看着天空。

不多时,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大将军!”

天筑坐起来,扭头看向那战场,果然是傅尔丹大将军的大纛。

天筑跳起来叫了一声:“上马!”

随后大家纷纷上马,旋风般杀向敌阵。厮杀在博克托岭下一片广袤的地面上展开,双方聚集了数千人,马嘶声,呐喊声震耳欲聋。

太阳西沉,发着红光,好像军士们的鲜血给它染了色。

天筑带着他的牛录冲向了大将军,大将军周围还有几百名清军保护着,天筑只能在大将军的外围厮杀。大将军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天筑和他的战友们渐渐靠近了大将军。

厮杀中,一名敌兵刺伤了天筑的坐骑,那马体力渐渐不支,这一切如松都看在眼里。这时有一名敌兵向他冲来,等那军士冲到如松的马前时,如松一拨马,那匹马就到了如松的右侧。如松顺势将那马上的军士抱了,然后狠狠地将他摔在了地上。随后,他伸手抓住了那马的缰绳。那马跃起来,差一点把如松甩下马去。如松拉着那匹马奔向天筑,天筑会意,一个鹞子翻身,骑在了如松送过去的那匹马上。

尕桑喏已经到了大将军的身边,大将军已经暴露在敌兵面前。有时,会有几名、十几名亲兵保护他;有时,他必须亲自对付围上来的敌兵。尕桑喏全力地保护他,如松也一直在他的身边。

大将军的大纛有一位军士扛着,大纛是准军攻击的目标。

有几个敌兵扑了过来,砍倒了扛大纛的军士。尕桑喏下了马,扛起了大纛。

又有几名敌兵冲过来,如松挡住与他们拼杀。

其中一名敌兵摆脱了如松,冲向尕桑喏。第一枪刺来,尕桑喏躲过了。又来了第二枪,尕桑喏扛着大纛,活动不便,便中了枪。枪刺在了他的左肋上,流出了鲜血。尕桑喏坚持着,最后才倒了下去。

就在尕桑喏倒下去的那一刻,如松赶到了,他把尕桑喏提到自己的马上。这样,如松一只手按着尕桑喏,另一只手提枪继续战斗。

尕桑喏倒下后,又有人上来扛起了大纛。

尕桑喏的血一直在流。开始他还睁着眼睛,不久,他的眼睛闭上了。

又厮杀了将近一个时辰,天筑等人终于保大将军杀出了重围。

撤到距战场五里远的地方,大家停了下来。各部统计了人数,报到大将军大营。其实,此刻已经没有了大将军大营,撤离战场的人集中到了一起。

大清国这次战败了,大将军只带领不足两千人撤离战场。但天筑的牛录杀出

了威风,三进三出,最终依然有一百五十三人活着。

天筑与大将军一起撤退,他们的目标是科布多城,他们就是从那里出发的。

撤出战场不久,大家选了一处幽静的地方安葬了朶桑喏。天筑领着他的牛录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埋葬仪式,大将军傅尔丹也参加了。